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前期
與蘇聯致力和平的奮鬥

新華書店出版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
與
蘇聯致力和平奮鬥

1944.11

新華書店出版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前期與蘇聯

致力和平的奮鬥

一、自凡爾賽和約至羅加諾協定……………一

二、自羅加諾至慕尼黑……………七

三、自慕尼黑至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二一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前期與蘇聯致力

和平的奮鬥

V. L. 波頓姆金

一 自凡爾賽和約至羅加諾協定

(一九一九——一九二五年)

第二次世界大戰尚未結束，但已有人著意寫她的歷史了。各等的外交官，各色的新聞記者，一切陣營和流派的政治大員，都在拿着筆，解剖戰爭的原因，敘述她的準備，判定她的罪愆。可惜這些歷史的記載，往往對事實缺乏必要的認識；有時且對事件的敘述，犯直接的訛誤；或流露明顯的偏向。這種偏向特別表現在辯釋對侵略者「緩靖」政策的企圖中，這種政策，事實上即是對戰爭禍首的直接放任。另一方面，有些想欺瞞事實，將蘇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發生之前一時期內的對外政策，加以曲解。然而誰也不能埋沒在此時期，那種鐵的事實，即是當時蘇聯曾經無數次的，苦口婆心勸說英法政府成立反希特勒的共同陣綫。但「這並未得到保障，特別因為當時的歐洲政治領導人如張伯倫、達拉第和波蘭的柏克一流，還有本國實際的民族利益，不欲成立那樣的共同陣綫，反之，却極力孤立蘇聯

，昇予德國向東方伸手的自由。

對歷史真理的曲解，是不能在事實的鐵證前站得住的，只要將這些事實回溯一下，即可明瞭一切：第二次世界大戰實際是怎樣醞釀起來的和蘇聯自它立國以來怎樣頑強地和始終不懈地爲爭取各民族間的和平而奮鬥。

蘇聯的對外政策始終是追求着和平的目標，然而蘇聯的領袖深知第一次帝國主義戰爭以後，會將人類引到新的世界的慘劇裏去。

凡爾賽和約裏即隱伏了這次慘劇的根苗，「……靠凡爾賽和約支持的秩序，等於靠着火山來支持」，這是一九二〇年列寧說的。

「至於羅加諾，——斯大林在第十四次黨大會上說，——它不過是凡爾賽的繼續……羅加諾醞釀了歐洲的新戰爭。」

單是爲自己個人的驕縱或爲欺騙一般頭腦簡單的人們，克里孟梭（老虎）的知己——安得烈，泰爾第是可以把自己爲凡爾賽和約所寫的書，叫作「和平」的。但是巴黎和會的空氣，並非充滿着和平，而是充滿着敵意，英、法、美、意等國在這裏輪着分贓。因而在昨日的盟友間，揭露了深刻的矛盾。

英國人恐懼自己的法國夥伴過度的強大，他們反對克里孟梭和福煦，既不願放解德國，又不願把萊茵區和薩爾從德國割出，更不願將德國的罰款三十萬萬鎊單作恢復法國東北州郡之用。指導英國的外交政策的反動份子需要德國來作爲對法國的威嚇，作爲法國人在歐洲獨霸雄心的對抗，作爲能够用來打垮布爾塞維克俄羅斯的力量。

美國也阻抗了法國帝國主義者對德國兇暴的壓力。美國人在戰爭期內贏利特富，作了協約國及其盟邦的債權人，他們所忱心的只有一樁事：在歐洲不許再有新的國際的震動。爲了從昨日盟邦索還戰債，這種情形對美國是必要的。再過幾年——還是那些美國人且將進一步顧慮如何可以保全自己在德

國的投資。大西洋彼岸民主國家的當事人惴惴不安的耽憂着：即克里孟梭和勞合喬治當壓榨德國時，怎樣才不致餓死這隻生金蛋的母雞。

威爾遜總統認為自己在和會上的任務非常崇高：他以為自己是命定來實現耶穌所未曾實現的事情。事實上人類的新救星得到了很大的現實利益：美國的世界霸權，美國海軍的超過英國，俄國領土的分割。

德國人窺見了戰勝國間的暗鬥。當然不能放過利用這個有利的機會。他們規避凡爾賽和約條件的履行，秘密的保持並擴大自己的武力，拖延賠款的支付，時而和英國人，時而和法國人舉行秘密的談判，企圖挑撥離間。德國外交亦竭力不懈的煽起戰勝國間彼此的仇恨，或採詭計的賄賂，或採強暴的敲詐，或採和平的偽裝，或發佈無恥的德國破產的恫嚇，似乎德國破產的結局便是布爾塞維克的革命；並且努力爭取時間，因為時間對於德國帝國主義報仇陰謀的實現，是必要的。

意大利豺狗沒有從戰勝國中搶到在倫敦密約裏所許給牠的利益，——賊頭賊腦的張望着，想竊出些門路以補償這個損失。協約國的盟友們在重分歐洲時，都得到了幾塊土地，但是無法消化，所以對着那些肥臙發抖，唯恐不能保持在自己的手裏。同德國一同受懲的幫兇們，受戰後和約的枷鎖的約束，也都急切想要恢復自己以前的疆界和國家的主權。

於是歐洲遂陷於極度緊張的局勢，這緊張的局勢且因經濟混亂而更趨強化。世界大戰把人民拋入了這個經濟混亂。氣氛會充滿着電流，在空氣中散佈的氣味，一會是戰爭，一會是失望羣衆的騷動。德國的外交並極力煽起普遍的驚怖。它用社會革命的陰影去恐嚇布爾喬亞的世界，使德國被認為是抵抗布爾喬亞克危險的堡壘，使大家倚重它，大家蒙養它，給它一個機會去加強並武裝起來和它所捏造的，好，是威脅着資本主義世界似的破壞力量去鬥爭。

投降的，可是並未屈服的敵人，把戰勝國誘進了危險的羅網，對西方民主政治磨礪的屠刀是用橄欖枝掩覆的，然而，戰勝國的反動階層彷彿沒有覺察出德國的詭論。他們為狹狹的階級利益而犧牲了

本國全民的幸福。他們沒有認清帝國主義的德國是主要的危險，他們沒有見德國當時在反抗布爾塞維主義的面具下正準備着復仇。他們反把蘇維埃國家視作自己的主敵，而實際上蘇聯所深思熟慮者只是和平，而且傾其全力以謀自己經濟的恢復。西方大國的這個反蘇政策招致了致命的後果。它助長了德國的野心；它極力使這一支是世界的巨力的蘇聯陷於孤立。

資本主義國家的武裝干涉；依照克里孟梭計劃對俄的經濟封鎖，唆使波蘭、羅馬尼亞、土耳其、喬治亞、亞塞爾拜疆、亞美尼亞的反革命政府的反對蘇聯；給叛亂的白衛軍將領的援助；在康奈、熱那亞、海牙外交會議上構成統一反蘇陣綫的企圖——這都是戰勝國反動份子所實施反蘇政策開始的階段。這些詭計的悲劇結局是衆目共睹的。它們碰到了要解放的蘇維埃民族不可摧毀的堅強抵抗。它們被列寧的外交政策所粉碎了。在資本主義諸國間的暗鬥命定了那些詭計的崩潰。

蘇德之賴伯羅協定（一九二二年四月）揭示了反蘇陣綫的崩潰。「全世界將要震動了！這是對會議最烈的打擊！」——美國駐羅馬大使得悉了這一事件後，曾經這樣感歎過。它昇予了德國一條生機，從政治和經濟的孤立中可能找到出路。至於蘇聯，在那一時期中站在它前面的，是在西歐諸國中，首先與地樹立外交關係的德國，德國隨着俄羅斯的愛爾蘭和東方的鄰邦之後而和蘇聯進入了正常的外交關係。蘇維埃政府任何時候也沒有迴避過和資本主義各國的合作。

「我們的對外政策是明顯的——斯大林在第十七次黨大會上說——它即是保持和平和加強與各國貿易關係的政策……誰願意和平和取得與吾人事務上的聯系，誰就永遠得到吾人的支持。」

一九一七年蘇維埃政府的第一個文告即已提倡了各國間的和平。在一九一八——一九一九年間，蘇聯屢次對外國干涉者提議停止軍事行動和談判和平。一九一九年二月四日人民外交委員部的照會由廣播通知法英美日意各國政府，蘇維埃國家同意參加在普林斯島上的和平會議。蘇維埃政府準備為和平而蒙受犧牲，承認沙皇的債務，準備償付舊債的利息，給予外資以租借地，協約國的政府不願響應此項和平建議，而最有成效的是蘇維埃政府對波羅的海沿海各國的號召。一九二〇年二月二日蘇聯和

愛沙尼亞訂立和平條約。同年與立陶宛、拉脫維亞、芬蘭相繼締訂同樣的和平條約。一九二一年復與東方各國訂立和平條約。波斯、阿富汗、土耳其。這是強大的俄羅斯聯邦第一次用完全平等和真實友誼的語言和這些國家談話。蘇維埃國家取消了投降制度，放棄了沙皇政府所曾享受的租借地。蘇聯和歐洲許多國家——英、德、意、挪威、瑞典等國的貿易關係亦實際地建立起來了。

在熱那亞會議上，蘇維埃代表團更推廣了新俄羅斯和資本主義國家和平合作的龐大計劃。這個計劃提議普遍軍縮，禁止瓦斯戰爭，取締作戰空軍以及交戰方面對和平民衆的一切暴行。蘇維埃政府並建議召集臨時會議以籌商世界經濟的恢復。然而蘇聯伸出的手却是孤掌難鳴，無人響應。戰勝國的政府，依然要使布爾塞維克屈服。

蘇德之賴伯羅協定，惹起了戰勝國的驚愕。在它們眼前現出一個中歐和東歐兩大強國政治同盟的幻影；它們驚詫着德國掌握了和蘇聯最豐富市場的全部貿易，英法的商人能够容忍這樣的情形嗎？他們能够放棄和蘇維埃國家貿易的可靠利益嗎？

於是從一九二三年反蘇陣營中的伙伴就開始一個個暗地溜出來了。一九二四年是承認蘇維埃政府的一年。許多大國爭先恐後的和它樹立正常的外交和商業的關係。其中有英國，法國，意大利，中國。

但是和蘇維埃國家樹立協定以汲取物質的利益是一回事，和它建立有益於和平的政治上密切的合作又是另一回事。而反動的資本主義團體中短見的外交家，却頑固地與這一條路背道而馳。它仍舊和德國狼狽為奸，企圖以之作爲反蘇計劃的工具。

德國外交對於英法協定，亦表示關切。究竟領導德國那樣政策的動機爲何呢？這在一九二五年九月七日史特萊斯曼給前德國皇儲的秘函內已瞭如指掌，這位總理明白承認和戰勝國的接近，是德國所需要的。第一可以順利解決賠償問題，第二可以保證處在「外人壓迫下」一千萬——一千二百萬的德國人；第三可以「修改德國的東疆」……由此看來，已在一九二五年德國外交的陰謀內，具備了希

特勒未來計劃的根苗：特萊凡爾賽條約的責任，用武力統一「德意志世界」，德國人向歐洲東面佔領「生存空間」。史特萊斯曼也和希特勒一樣，能够採取敲詐的手段。他在一九二五年三月五日和駐柏林的法國大使達伯濃談話時，恐嚇地聲明：如果普恩開雷還要繼續固執壓迫德國的政策，則後者就要和蘇聯成立聯盟，這兩國將一同統轄歐洲。史特萊斯曼知道用什麼可以左右英法的外交，如何可以從它們取獲對德國的讓步。蘇德同盟的魔影表現了自己的效用，一九二五年十月十六日德法比英意五國簽訂了萊茵保證公約。

在羅加諾諸城的街上，在舉行會議的堂屋前廳集的人羣，以熱烈的鼓掌，歡迎五國公約簽字的消息。城內歡呼之餘，並放射火箭。城市建築物 and 湖岸，皆懸燈結彩。張伯倫在對新聞界代表談話時，謂「羅加諾將照激着人們的心智」。他引以為榮的，是和法國的友誼加強了，英國保衛比，法邊界不可觸犯的決心，莊重地確保了，和德國的妥協成功了。泰晤士報紀念萊茵公約的文章，冠以勳人的標題：「和平已達，榮譽已保」。

然而萊茵公約正和凡爾賽條約一樣，距離和平的真正保障甚遠。誠然由它保證了戰後西歐規定的領土現狀。但是，第一，德國外交沒有特別顧及這些義務，只要回想一下，它對賠償和凡爾賽條約軍事條款的态度，就足以明白了。第二，對德國最重要的，是它得以完全平等參加者之資格加入了羅加諾公約，和戰勝國——英法意比並肩而立。第三項尤為重要：為取悅於德國人，這條約的保證沒有及於德國的東疆。因此它得到了伸手去「修改」這些疆界的完全自由了。

對德國的東鄰尤其對於蘇維埃國家，這種情形是暗示些什麼，這是不難明白的。所以捷克和波蘭的驚懼並非無因；而蘇聯則更應謹慎了。更容易推想的是，為什麼不到一年德國即小心翼翼的加入國聯，為什麼國聯取消了軍事監督，國際監督委員會也脫離了國聯，協約國的外交在反動勢力的壓迫下，繼續不斷的對德國讓步。國際問題專家們立刻也隨聲附和，謂德國不能履行賠償的責任。此後於一九三二年六月洛桑會議，即實際地取消了這筆賠款。

還要企圖在適當時候對蘇維埃國家放出去的野獸就這樣的調教了，這樣的餓大了。但是歷史給暴烈的反動者準備了殘酷的清算，命定他們走上一條荒涼的路，從凡爾賽和羅加諾到慕尼黑，到西歐被希特勒匪軍的擊潰。因為他們固於自己的階級的褊狹，盲於對蘇聯的仇恨，所以親手為自己的民族養成個死對頭。

二 自羅加諾至慕尼黑

(一九二五——一九三八年)

參加羅加諾協定的當時英國外相奧斯欽，張伯倫評羅加諾條約的歷史意義是「戰半年度與和平年慶的分水嶺」。「每日郵報」評萊茵公約謂「自停戰以還，在歐洲和平與恢復事業上，外交最大的成功」。英國的著名著英外交家格里爵士也附和了這一套贊詞。一九二五年十月十一日英國前任外相席曼徹斯特「國聯盟友」會議時聲稱：羅加諾「剷除了兩大外交團體在歐洲發生的威脅，——這即是當時法國成立一個集團，而德國——另一個集團」。

事實並沒有符合這些樂觀的預料。「吾人離和平尚遠……」——在羅加諾會議後，法國「時報」憂憤地稱。

英國外交界慶祝這個勝利：它在羅加諾把法國和德國拉在一條板凳上了，由此這兩國遠同比利時都服從英意的監督了。張伯倫的情緒隱藏不住自己幸災樂禍的心理。「自羅加諾以後——泰晤士報稱，——法國和德國處在完全同樣的境地」。「現在再沒有同盟了……這些軍用名詞，即刻要從政治辭典上刪去」，——張伯倫自己曾這樣聲稱。

昨日盟邦的這些聲明，在法國怎樣的得到反應，這是不難想像的！英國監護的自尊和傲慢，激動

了法國帝國主義者。他們首先把對德國的勝利，歸功於本國的武器。他們想藉凡爾賽條約來確保法國在歐洲的霸權。他們不經過糾纏的中間人，自己嘗試和德國舉行談判。德國的外交也沒有規避與法國大談判。戰勝國間的暗鬥，是瞞它不過的。德國人奔走於英國人和法國人之間，煽起他們的競爭，從中漁利。

一九二四年夏，「鋼鐵委員會」的代表行抵埃森（Essen）；他此行目的，在表示法國五金界的巨頭和德國煤業人合作的可能。在柏林、布魯塞爾、巴黎等地相繼舉行談判。如「鋼鐵」（一九二六年九月三十日）及「鐵約」（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六日）等法德協定即是此項談判的成果。由此看來，沒有英國監護者的輔助，法國的主人也罷自己找到了和德國協商的途徑。

英國人並無憤懣。他們在外交上熱心地去提醒德國人，說法國資本家的整款，沒有替德國換得倫敦城市實業界的支持和唐寧街的外交協助。英國外交應和意大利對法國人玩弄刺槍。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張伯倫和墨索里尼在頓伯羅舉行親密的會議。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四——十五羅馬英使格萊斯頓與墨索里尼的交換照會，即是此項談判外交的收穫。「根據雙方政府建立相互信賴的關係」，英國表示授予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亞若干經濟的與政治的地位。

英意的契約，驚壞了阿比西尼亞的皇帝，他向國聯提出抗議，反對第三國對阿比西尼亞含有陰謀的協定。法國和美國支持了這種措置。而英國人和意大利人很智巧地作着退步：他們立即向國聯保證沒有瓜分阿比西尼亞的念頭。而意大利報紙對法國激昂的抨擊，並未因此稍減。它譴責法國人，說他們替阿比西尼亞指示了「往日內瓦的路」。意大利帝國主義者從中看出了「危險的先例」。

英國人亦從速的採取了報復的手段：一九二六年一月簽訂關於給意大利軍用借貸的英意協定；此協定授予意大利人當償付英國此項借款時以若干特利。且英國外交並不到此為止。它還協助了一九二六年八月七日意大利與西班牙友好條約的締訂。當時法國報紙即已發出警報，斷定意西條約中含有許多秘密條款。其中彷彿規定法國北非殖民地的瓜分，彷彿西班牙政府同意將巴利阿里羣島讓給意大利。

，以監視法國出入其非洲屬地的海路。「海上主人」竟這樣假自己幫兇之手，在自己昨日盟邦的路上，設下地雷。一九二六年夏，英國派隊訪問亞得里亞海和南斯拉夫的港灣。這種突然訪問的目的，彰彰明甚，即顯然是將英國強大的力量向法國在巴爾幹最強的伙伴示威，並且警告南斯拉夫，反對其偏袒的親法態度。

至於法國外交，並未錯過時間，它立即加強法國在巴爾幹和在近東的地位。一九二六年五月三十日簽訂法土友好條約。英國對此亦立即報復，於一九二六年六月五日亦與土耳其簽訂友好條約。

過後數日——法國又與羅馬尼亞簽訂友好條約，繼與南斯拉夫簽訂同盟條約。這次英國的伙伴——羅馬尼亞更追越過法國的外交。一九二六年九月十六日意大利與羅馬尼亞訂立「友好和誠摯合作」的條約。

意大利也步英國的後塵，壓迫南斯拉夫。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在地拉那（Tirana）簽訂意大利阿爾巴尼亞「友好和安全」公約。地拉那公約實際上是制定意大利對阿比西尼亞的庇護，而且它含有意大利反對南斯拉夫及其祖護者法國的一種有直接威脅的意義。

張伯倫一味鼓勵着自己機敏的意大利夥伴。一九二六年秋英國首相赴里窩那與墨索里尼作初次之會見。隨後意大利帝國主義即大放厥詞，它宣佈自己的目的是在羅馬帝國的境域內建立「大意大利」。它凡爾賽制度是意大利「國家的敵人」，對國聯大肆破壞的批評。墨索里尼要求承認意大利在地中海流域、巴爾幹、多瑙河區內的特殊權利。而他的最暴燥的黨徒走得更遠些。他們把「大意大利」的要求，擴大到黑海、高加索、土耳其的州縣，甚至擴大到波斯和阿富汗等地帶。

有一次在安哥拉的外交接待席上，意大利大使蓋大尼亞竟不顧土耳其政府領袖在座，大放厥詞謂意大利現感人口過稠之苦，它缺乏新的土地，原料來源，推銷的市場等等，亞達利亞（Adalia），亞達那（Adana），士麥那（Smyrna）等富庶區域，應劃歸意大利管轄。如果不將這些區域自願讓給意大利，它即要訴諸武力去「打破它們的門戶」。

野蠻的意大利帝國主義，公然把戰爭包藏在自己的政治計劃裏。「八百萬意大利人準備投入戰爭……」，「戰爭——精煉的火，它可以醫治並鞏固民族精神……」——法西斯報紙上充斥了這一類的標語。

墨索里尼並在登載於意大利百科全書的文章內，頌揚戰爭是英勇民族最高的天職。

意大利豺狗覺得自己有不列顛獅子的庇護，便去嘗試着應做獸王的伎倆。

是誰默許了那些以羅馬皇帝繼承者自負的冒險家大膽的陰謀呢？是那一批張伯倫陳雲裏的「緩靖份子」，他們並儘大了德意志野獸。他們親手銀鍊了羅馬——柏林未來動心的鐵，而這個刀鋒最後便是對向着他們的本身。

一九二六年是簽訂「友好」國際協定流行的一年，能够從這裏看出歐洲真正緩靖的事證嗎？能够說這些政策的操縱者是誠心關懷國際關係的安定嗎？

事實證明了，蔓延於資本主義歐洲間的集團和黨派的流行病所意味的非他，而是爲了新的戰爭力量的配置。英國外交空想地保證它是銘意在歐洲大陸建立均勢，真正代替均勢的，却是英法的搖擺，戰勝國間的競爭愈來愈尖銳；侵略者的抬頭，亦愈來愈大膽，他們準備重分世界；資本主義國家在攻擊蘇聯和掠奪其財富的打算下從山窮水盡中，找到柳暗花明的出路。

法國的隨從——羅馬尼亞和波蘭——所想的非民族間的和平，而是反蘇的戰爭。一九二六年，它們恢復了一九二三年三月一日所訂的軍事同盟。一九二六年六月十日的法羅條約倒不是愛好和平的，而是一種敵對蘇聯的舉動，它承認羅馬尼亞侵佔比薩拉比亞。英國外交不是致力於東北和東南歐洲的緩靖，它努力把波羅的海的和巴爾幹的羅加諾諸劃隔，英國帝國主義者只爲自己打算，他們企圖組成那種的國際小組，能以之作爲反蘇的「衛生帶」，必要時並作爲直接進攻它的領土的踏足石。

蘇聯政府仍以自己一貫的和平政策來對抗着帝國主義者敵性的陰謀。在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間它訂立了許多友好的國際條約：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七日與土耳其，一九二六年四月二十四日與德

國，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八日與立陶宛等國先後訂立友好和中立條約；一九二六年八月三十一日和阿富汗，一九二七年七月一日和伊朗訂立中立和不侵犯條約；更早在一九二四年五月三十一日，簽訂了中蘇條約。

然而蘇聯敵人的氣餒，並沒有因此稍殺。他們不心服蘇聯國際威望飛速成長的事實。他們想把蘇聯拖入軍事糾紛中，他們不惜採取直接挑釁的步驟。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月對北東蘇聯使館的侵襲；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二日倫敦英蘇股東協會「Academy」被警察的搗毀；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六日在英國白皮書上發表偽造文件以謀譴議蘇聯駐英代表的行爲；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七日是張伯倫提出關於英蘇斷絕外交關係的照會；英蘇商業關係的斷絕；一九二六年二月間在拉脫維亞毆打蘇聯的外交信差奈特和馬哈馬斯泰爾；一九二七年六月七日駐華沙蘇聯大使瓦科夫被殺害；一九二七年九月二日狙刺蘇聯駐波蘭代辦的陰謀。一九二八年夏天蘇聯波蘭商務代表的被刺——這一連串最鮮明的事實證明了帝國主義千方百計把蘇聯拉入戰爭和破壞蘇聯爲恢復自己經濟的和平工作。

帝國主義者準備新的大戰，同時採取瘋狂的武力競賽。這引起了國際輿論的震驚。爲平息廣大民衆的惶恐起見，帝國主義諸國的政府於是採取了和平的偽裝。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四日在國聯第六次會議上通過了裁減和限制武力籌備會議的決議案。

蘇聯亦參加了軍縮籌備委員會工作。然而蘇聯代表團關於立即訂立普遍和完全裁軍的國際條約的提議是怎樣被反應的呢？法國代表「社會黨員」彭古譴刺地問蘇聯代表團道謝那樣「寶貴的提議」。可是他反說：「國聯不去「簡單化的接近紊亂複雜的問題」。英國代表卡山頓爵士在籌備委員會第五屆會議上激昂地質問：蘇聯政府究竟因爲何種「隱秘的理由」而想出了它這種「戲劇性的突然的提議」。甚至布爾喬亞的報紙也被迫承認這位激昂爵士笨拙的表演是「自己揭露的精彩一幕」。總之蘇聯這種提案是被拒絕了。

企圖在禁止以戰爭爲施行國家政策之工具的白里安——凱洛公約的範圍內藉和平的喧嚷來欺騙國

際輿論。這種計劃的起草人並不是大公無私的。白里安是要提高法國的國際威信並和美國協商戰債的調整；而凱洛則是希圖削弱國聯的勢力，祇謀保障美國的國際仲裁者的地位。

當談判白里安——凱洛公約時，蘇聯未曾增加。它看清了這個草案的所有缺點。但是它仍然接受了建議，加入這個假似效勞和平事業的新約。不但如此，不待全體參加者十四國政府將公約批准，蘇聯政府即向自己最密近的鄰邦提議簽署立即實施白里安——凱洛公約的議定書。這個文件係一九二九年二月九日由蘇聯、愛沙尼亞、拉脫維亞、波蘭、羅馬尼亞等國在莫斯科簽署。不久加入莫斯科議定書者計有土耳其、波斯及立陶宛等。

一九二九年未爆發的經濟恐慌，助長了國際局勢的極端尖銳化。帝國主義國家的侵略份子反蘇戰爭的準備，更比往昔頑強得多了。於是反對蘇聯「傾銷」和「強迫勞動」的挑撥運動舉行了；企圖成立反蘇的歐洲國家集團的白里安泛歐計劃也產生了；在蘇聯國內帝國主義特務的破壞工作也強化了。最後出現的，是一九三〇年的春準備了對蘇的新的武裝干涉。預定了反布爾塞維克國際會議的召集。教皇庇佑十一世在寫給羅馬天主教總樞的函內號召全世界的信徒參加「反蘇的祈禱十字軍」。波蘭的猶太教徒宣佈了「反蘇的前哨」；在蘇聯的間諜和挑釁者的工作，都是受德國和法國的參謀總部指示的。在法國領導其事的是揚曼將軍，德國國防軍領袖塞克特自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三〇年曾付托洛茨基黨徒及布哈林黨徒的補助金達兩百萬金馬克之鉅。

德國為加速準備「修改」自己的東疆，於是積極加強自己在中歐的地位。

一九三一年三月十九日簽訂關於締結奧德關稅同盟的庫爾秋斯——沙白爾協定。但是不久庫爾秋斯和沙白爾被迫聲明將該約廢止。而且這兩位部長相繼去職。原因是倫敦和巴黎方面提出外交抗議，反對破壞凡爾賽條約。這種結局是由於法國銀行停止支付奧地利中央銀行的貸款的這種壓迫而促成的。此時德國遂行破壞凡爾賽制度的力量，顯然還不够強大。

並且德國的修正派在海外也贏得許多信徒。在美國猶存在了一種對凡爾賽條約的憎惡，因為它使

美國大喪失了歐洲事件的領導地位。並且因為採納道威斯計劃，揚格計劃及胡佛的緩債，而投存於德國銀行和企業中的美國資本便傾向地給德國人以庇護。

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三日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波拉在召集記者例會席上提出關於凡爾賽條約若干條款必需修正的聲明，——尤其關於波蘭走廊，上西西亞以及賠款的聲明。波拉的宣言曾在世界報紙上引起了震天動地的喧嘩。當爾後波蘭索里尼在那不勒斯發表雷雨般的演說時，一般的興奮更趨強化了。法西斯意大利領袖憤慨的大喊道：「現在當那些陷世界於物質毀滅，精神絕望境地的和平條約的若干條款未加以修正時，怎麼能談到歐洲的重建呢？」報紙上叫囂着凡爾賽條約修正的必要性。僅在一件事上意見紛歧——這種修正是否將由和平協定的方式來實施，抑或這個問題將以武力來解決。

在遠東方面，這個爭執問題的解決，已使強者得到便宜。一九三一年九月所公佈的有名的田中奏議內，日本帝國主義即已號召重分世界的戰爭。華盛頓九國公約是宣告了「日本的自殺」。奏議內寓有在日本泛亞洲統治旗幟下以武力攫取廣闊疆土的昏頭昏腦的計劃。

日本帝國主義者已經從語言轉到事實了：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晚上日本軍隊衝進了東三省。

戰後「和平」的創造者，採取什麼措施來保障它呢？國聯對日本侵略者怎樣制裁呢？已經在倫敦和貝宋開始談判將中國分成若干勢力範圍的英國外交，在中日衝突中採取袒日態度。一九三二年一月十一日泰晤士報特別強調，中國「不是完整的國家」；所以日本對它無所顧忌。三月二十二日英國外相蕭在下院宣傳「英國政府對日本所採友誼妥協的辦法」。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七日張伯倫並直接譴責中國在日本方面挑撥。首相自己並承認他個人的同情——是在日本方面。國聯所派調查東三省情形的亞頓調查團到日內瓦作了一個模稜兩可的結論：它一面承認中國領土與行政的完整，一面承認東三省廣泛自治及日本在這省區內的特別權利。事實上日本侵略者已經逍遙法外了。它並且公開的謾

「爲歐洲的繁榮與進步」。事實是驚人的：正在日內瓦召開裁軍國際會議的當天，突然傳出了日本轟炸上海的消息。據委員會主席韓德森的私人秘書奈爾——德克蘭的證明，日本軍統帥部是完全有意準備這個戲劇性的效果。它的思想，已預先得到了那些顯然與戰爭爆發攸關的歐洲大兵工廠廠主們的贊同。三月二十七日，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七日日本宣告退出國聯：它急於解開自己的手，以便不顧一切的去活動。於是未來第二次世界大戰第一個導火綫便在遠東爆發了。

日本這個榜樣不是沒有人效尤的：還在一九三二年七月杪，德國已經示威地捐棄裁軍會議；一九三三年十月它步日本的後塵退出國聯。那時候希特勒已在德國登台掌政了。「我的奮鬥」的作者的回顧統治給世界帶來了什麼命運，這還不明白嗎？但是英法美眼光短淺的外交領導人在這一次却穩定了輿論。他們保證將來能夠和希特勒談判。「在希特勒內閣裏保衛了三個像紐斯特那樣有經驗的外交部長，——泰晤士報寫道，——這是保證德國對外交政策的穩健」。紐斯特導報表示希望：那一位似乎以同情法國人聞名的並娶了法國女人的副總理巴本將能和法國達到協定。美國布爾喬亞報紙強調希特勒總理官署在華盛頓外交界裏，「沒有激起嚴重的戒懼」。

希特勒自己想盡了一切法子，使戰勝國的驚懼趨於過鈍，他保證了德國全國注意力是集中在歐洲東面。德國人將在那裏發現他們必需的「生存空間」。那裏將是德國未來市場的所在。威脅着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布爾喬亞傳染病將在這裏由德國人的手來肅清。

墨索里尼從羅馬也把希特勒的保證唱了一遍。法國，英國和德國的外交辦公室裏，會有法西斯意大利領袖簽訂「四強公約」的建議。這一條約似乎將是鞏固歐洲的和平，把歐洲命運的統治權授與這四強政府。

一九三三年三月巧言滑語的英國首相工黨——麥克唐納到了羅馬和墨索里尼舉行談判。內閣領袖這次的出行，蒙受了反對黨代表邱吉爾致命的批評。邱吉爾當斥罵麥克唐納這次新的屈服的巡禮時，